

續通鑿論

第八冊

讀通鑑論卷三十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譏

五代下

自石敬瑭稱號之年起

契丹之於石敬瑭爲勞亦僅矣解晉陽之圍敗張敬達者敬達師老而無能如晉陽何也敬瑭南嚮而耶律德光歸河南內潰張彥澤迎敬瑭以入初未嘗資契丹之力戰勝以滅李氏而有之且德光幾舍敬瑭而立趙德鈞其待敬瑭之情亦不固矣曾不如突厥之於唐也乃敬瑭堅拒眾議唯桑維翰之是聽以君父戴之而爲之辭曰信義也嗚呼敬瑭豈知人間之有信義者哉古今逆臣攘奪人國者

類有偉伐以立威而後人畏以服從而不敢動無大功而
篡者唯蕭道成蕭衍與敬瑋而已然道成衍遇淫昏之主
臣民不保其死於是因眾怨以興而爲節儉寬容之飾行
以結納中外之心天下且屬心焉李從珂無劉子業蕭寶
卷之淫虐敬瑋一庸駑之武人杳不知治理爲何物資婦
勢以得節鉞其據一隅以反也自唐季以來如梁崇義劉
稹之徒無成而縣首闕下者非一矣敬瑋幸得不伏其辜
耳在位八年固無一言之幾道一政之宜民其識量之不
足以服人自知之桑維翰亦稔知之卽與之四海一王之
天下亦不能一朝居而況此岌岌搖搖不墮不令之字僅

守國門以垂旒乘輅哉故甫篡位而范延光張從賓符彥
饒李金全安從進安重榮譙起以爭楊光遠張彥澤殺人
於前而不能詰劉知遠且挾密謀以俟時而動敬瑭益惴
惴焉臥叢棘之上不能自信爲天子也德不可恃恃其功
功不可恃恃其權權不可恃恃其力俱無可恃所恃以偷
立乎汴邑而自謂爲天子者唯契丹之虛聲以恐喝臣民
而已故三鎮繼起張皇欲竄而劉知遠曰外結彊虜鼠輩
何能爲則契丹以外敬瑭無可依以立命也可知矣張從
賓將逼汴州從官洵懼而柔維翰神色自若夫豈有謝傅
圍碁之雅量哉心目之間有一契丹隱護其腹領耳而藉

口曰信義將誰欺乎惟其無以自主而一倚於契丹故人
卽持其長短以制之趙延壽杜重威皆效之而國以亡血
允以斬則維翰之謀適以促其絕滅而已矣敬瑭之竊位
號也與張邦昌劉豫也正等又出於安祿山黃巢之下宋
人獎之以紹正統無惑乎秦檜之稱臣構而不怍也
禮曰刑不上大夫古之大夫方五十里之國有三人焉次
國倍之大國四之周千八百國計爲大夫者萬人以上蓋
視漢之亭長今之倉巡驛遞耳而不以刑辱之則所以養
廉隅而厚君子小人之別至矣天下惡得而不勸於善邪
刑者非大辟之謂也罪在可殺則三公不貸其死而況大

夫唯是宮刑劓墨之刑不使夷於小人褫衣而殘肢體耳
漢以杖代肉刑則杖之爲刑亦重矣哉匍伏之肉袒之隸
卒之賤凌蹴而箠之於斯時也煩冤污辱之下豈復有君
子哉王景之僭號於閩也淫虐不擬於人類其臣黃諷訣
妻子以進諫不恤死也至於景欲杖之則毅然曰直諫被
杖臣不受也景不能屈黜之爲民充諷之志豈黜是恤哉
觸暴人而死則死而已矣而必不受者辱也於此而知後
世北寺之獄殘掠狼藉廷杖之辱號呼市朝非徒三代以
下虐政相沿爲人君者毀裂綱常之大惡而其臣惜一死
以俯受或且以自旌忠直他日復列清班爲冠冕之望者

亦惡得而謝其咎與士可殺不可辱非直爲君言抑爲士
言也高忠憲公於緹騎之逮投池而死曰辱大臣卽以辱
國驥矣立坊表以正君臣之義慎遺體以順生死之常蔑
以尙矣其次則屏居山谷終身不復立於人之廷可也士
大夫而能然有王者起必革此弊政而明盤水加劔之禮
人道尙足以存乎

劉知遠之圖度深密也石敬瑭其几俎閒物耳惡足以測
之哉始而決勸敬瑭以反爲己先驅也三鎮兵起敬瑭問
計而曰陛下撫將相以恩臣戢士卒以威蓋子罕專宋之
故智也自唐以來人主之速趨於亡者皆以姑息養彊臣

而倒授之生殺之柄非其主剛覈過甚而激之使叛也今
欲使敬瑭以啣沫之仁假借將相則當時所宜推心信任
恣其凌轢而不問者莫知遠若矣恩偏加於將相而可獨
致猜防於知遠乎柔而召侮躁人先凌之以亂其心志故
安重榮之流急起以疲敬瑭之力知遠乃乘其後席卷而
收之已耳威移於己則三軍所畏服者知有知遠而忘有
敬瑭戢兵以衛民則百姓所仰戴者不感敬瑭而唯感知
遠兵從令而民歸心故可以安坐晉陽而俟契丹之倦歸
以受人之推戴此知遠之成算使敬瑭入其中而不覺者
也藉令石重貴而不爲契丹之俘虜邪亦拱手而授之知

遠爾傲岸不受平章之命重爲其主之疑怒而趙瑩爲之
拜請感其恩撫大臣之言也敬塘忍怒而使和凝就第勸
諭假借之恩寵者已素而威不足以張也范延光楊光遠
張彥澤驕橫以速石氏之亡知遠收之也不待勞矣契丹
中起而亂之故知遠之得之也難當桑維翰獻割地稱臣
之計知遠已早慮之矣慮已之難乎其奪之豎子之手也
而卒能自保以逐夷而少息其民故自朱溫以來許其有
志略而幾於豪傑者唯知遠近之矣

石氏之世君非君將非將內叛數起外夷日逼地蹙民窮
其可揜取之也八九得也江南李氏之臣爭勸李昇出兵

以收中原而昇曰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彼民安吾民亦安其言仁者之言其心量力度德保國之心也蓋楊行密徐溫息兵固國之圖昇能守之矣興衰之數不前則卻進而不能乘人者退且爲人所乘圖安退處相習於偷則弱之所自積也李氏惟不能因石氏之亂而收中原江淮之氣日弛故宋興而國遂亡此蓋理勢之固然者而揆之以道則固不然若使天下而爲李氏所固有則先祖所授中葉而失之因可收復之機乘之以完故土雖勞民以求得弗能恤也世守重也非然則爭天下而殄瘁其民仁人之所惡矣徐知誥自誣爲吳王恪之裔雖蒙李姓未知

爲誰氏之子因徐溫而有江淮割據立國義在長民而已
長民者固以保民爲道者也社稷輕而民爲重域外之爭
奪尤非其所亟矣以匹夫奄有數千里之疆居臣民之上
揣分自全不亦量極於此乎苟爲善後世子孫以大有爲
於天下者天也如其弱不足立而浸以亡者亦天也非可
以力爭者也李昇於是而幾於道矣當其時石敬瑭雖不
競而李氏諸臣求可爲劉知遠安重榮之敵者亦無其人
陳慶之乘拓拔之亂以入雒陽而髡髮以逃吳明徹乘高
齊之亡以拔淮北而隻輪不返皆前事之師也卽令幸勝
石氏而北受契丹之勅敵東啟吳越之乘虛南召馬氏之

爭起外成無已之爭內有空虛之害江淮亘立於中以攬
眾怒危亡在旦夕之間而誇功生事者誰執其咎乎故曰
量力度德自保之令圖也其仁民也雖不保其果有根心
之惻悱而民受其賜以延生理待宋之興全父老長子孫
受昇平之樂不可謂非仁者之澤矣詩不云乎民亦勞止
汔可小康人之情也勞不可堪也死愈不忍言也楊行密
徐溫李昇予民以小康可不謂賢哉高季興之猥也天下
笑其無賴而視王曦劉龔之賊殺其民以自尊愈矣況江
南之奠殘黎使安枕於大亂之世數十年民不知兵也乎
江南李氏按行民田之肥瘠以定稅凡調兵興役非常事

而猝求於民者皆以稅錢爲率宋平江南承用其法延及於今一用此式故南方之賦役所以獨重此春秋所謂用田賦也古者以九賦作民奉國農一而已其他皆以人爲率夫家之征無職事者不得而逸馬牛車器一取之商賈役則非士及在官者無不役也是先王大公至正重本足民之大法萬世不可易者也是故民樂有其恆產而勸於耕苟非力不任耕世習工賈者皆悉安於南畝無棄土無游民不俾黠巧惰淫者舍其先疇以避征徭而坐食耕夫之粟民食足而習馴無或凍餒流離起爲巨寇財足用器足修兵足使而夷狄不能爲患其天下利亦溥矣哉

今變法而一以田稅爲率已稅矣又從而賦之非時不可
測度之勞皆積墮於農而計田之肥瘠以爲輕重則有田
不如無田而良田不如瘠土也是勸民以棄恆產而利其
萊蕪也民惡得而不貧惡得而不墮惡得而不姦國惡得
而不弱盜賊惡得而不起戎狄惡得而不侵哉故自宋以
後卽其全盛不能當漢唐之十一本計失而天下瘠也夫
有民不役而役以田則等於無民據按行之肥磽爲不易
之輕重則肥其田者禍之所集而肥者必磽有稅有役則
加於無已而無稅則坐食游閒之福民何樂而爲奉上急
公之民悖道拂經之政且有甚於商鞅者乃相承六百年

而不革無他君偷吏竄據地圖稅籍而易於考索若以人
爲登耗則必時加清理以調其損益非盡心於國計民生
者不能也簡便之法易以取給而苟且以自恣不知天子
之允爲元后父母命官分職以其天職將何爲邪王者起
而釐正之莫急於此矣

景延廣抗不稱臣挑契丹之怒而石晉以亡古今歸罪焉
流俗之論無當於是非若此類者衆矣石氏之亡不亡奚
足爲有無哉卽以石氏論稱臣稱男責賂無厭醜詬相仍
名爲天子賤同僕隸雖得不亡也奚益重斂中國之所有
以邀一日之歡軍儲不給而軍怨於伍流離載道而民怨

於郊將吏灰心莫爲捍衛更延之數年不南走吳楚以息
肩則北走契丹以幸利一夫揭竿而四方瓦解石氏又惡
保其不亡乎石氏之亡柔維翰實亡之而柰何使延廣代
任其咎也稱臣割地輸幣之議維翰主之敬瑭從之二人
以往唯依阿苟容之馮道安彥威而已劉知遠已異議於
早吳巒王權或死或貶而不甘爲之屈安重榮則不難割
敬瑭之首剖心瀝血以謝萬世者也延廣與知遠對掌馬
步爲親軍之帥知遠懷異心以幸其敗而不力爭延廣扶
孱主以恥其亡而獨奮起延廣之忠憤雖敗猶榮而可重
咎之以折□□生人之氣邪夫契丹豈真不可敵而以鴻

毛試爐火哉敬瑭所倚以滅李氏者徒晉陽解圍一戰耳
又張敬達已老之師也遇險而懼不敢渡河而返從珂自
潰非胡騎之果能馳突也楊光遠誘之趙延壽導之而中
國水旱非常上下疲於歲帑乃敢舉兵南嚮然且偉王敗
而太原之兵遁石重貴自將以救咸城而溺殺過半慟哭
而逃高行周拒之於澶洲而一戰不勝收軍北去安審琦
救皇甫遇慕容彥超於榆林店而自驚以潰陽城之戰符
彥卿一呼以起傾國之衆潰如山崩棄其奚車乘駝亟走
當是時也中國之勢亦張矣述律有蹉跌何及之懼氣亦
燿矣而延廣罷去畱守西京悲憤無聊唯自縱酒桑維翰